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淞隱漫錄 甘姬小傳

甘姬才媛而亦貞烈女子也，辰命不猶，位列小星，寡鵠既賦，矢志懷貞，為匪人所逼，遂至不能茹荼，飲藥以終，賦詩絕命，從容就義。嗚呼！其志操然，蓋有裕之於平日者，此閨閣女子之所難，況姬固出自小家哉！「醴泉無源，芝草無根」，洵哉！然姬雖不幸，而姬足傳已。姬居蘇之冶長涇。父為米家傭，出販鄰境，覓升斗需。母素為媒妁，善作撮合山。與鄰媼沈氏結手帕姊妹，亦同業中人，見女豔之，曰：「此一顆掌上明珠也！」愛惜過於其母，時攜之至家，為之裹足梳髻，並令人鄰塾讀書。女固慧，未數月，唐宋諸詩，瑯瑯上口。期年，略涉文史，能通大義。時於無人時拈弄筆研，偷習吟詠。沈氏出入大家，能為女作時世妝，女姿質本妍麗，再加修飾，益復媚媚，年僅三四，已著豔名。女母謂沈氏曰：「汝教導勝我倍，即為汝女；他日代覓一快婿，俾老身下半世吃著不盡。」遂命女拜沈氏為假母。未幾，時疫作，女父母並亡，女遂依沈氏以活，並從其姓。

同塾有姚氏子者，出自舊家。見女，羨其美，時饋以筆墨箋紙，女卻不受，必送至其母所，承母命而後敢納。嗣女不至塾中，遂不得見。旋姚氏子入邑庠，尚未議婚，請於堂上曰：「必如同塾某女子者，然後可。」生父詢知為沈氏養女。鄙之曰：「雞鶩何足匹鳳鸞！」生曰：「安知鳳鸞不棲於枳棘中哉！」黽母遣冰人往求之。母以愛子故，姑令媒媼問之沈氏。沈氏曰：「此余家錢樹子也。玉蕊瓊枝，未足方喻。非以千金來聘，不可。但下溫家玉鏡台，未敢聞命。」媒媼曰：「汝誤矣。此聘妻耳，非買妾也。」沈氏曰：「妻妾等耳。苟以此姿首鬻入章台，何患不立致數千金哉？今余所索，豈奢也哉！媼休矣，願勿復言。」媼喪氣而返。

時甘君應槐作宰來吳，偶以公事過女所居，見女徙倚門前，丰神獨絕，既睹驚鴻之豔影，遂觸求鳳之初心。蓋素耳金閨產麗姝，俟有當意者，將以重價，納之後房。至是遇女，以為天緣，遂媒氏往諷沈媼。沈索三千金，將以難之也，嗣竟以千五百金署券，許以作姻姬往還。既入門，相得甚歡。稔女識字知書，能持大體，益珍愛之。官事稍閒，輒相唱和。每值明月入簾，疏花當牖，擁髻吟哦，時有所作，每一篇出，必求點定。女詩多悲感之旨，淒惋之音。甘曰：「此豈愁音易好耶？再閱數年，何憂不作女少陵哉？」

逾年，生一女，繡襦錦襪，玉雪可念。時赭寇南下，軍事孔亟，王壯愍公由蘇藩升任浙撫，應槐與公固同鄉，素加賞識，倚為左右手，乃奏調甘君以行，倉皇就道。俄而寇警益逼，軍書旁午，告者絡繹於道。甘君知事不可為，乃遣姬隨大婦歸里。姬宛轉悲啼，玉容無主，與甘君訣別，既絕復甦。未幾，杭垣陷，壯愍死之，應槐亦殉焉。姬悲懷抑鬱，屏絕鉛華，日夕惟以淚洗面而已。既得噩耗，搶地呼天，誓不欲生。大婦力勸之曰：「有呱呱者在，盍少延？夫君飄泊一生，並無所育，雖女也，亦甘家一塊肉。及長嫁一官人，亦可相倚以生。」姬於是矢志守節，足不逾閭。

明年寇平，江浙底定，假母至閩，逼姬返，且給之曰：「汝夫之柩，已偕壯愍至滬，今停蕭寺中，盍往迎歸？」姬信之，遂同回蘇台。既至，知為所誑。姬至是身不自由，已拚一死。屢欲嫁之，姬不從，寄書至大婦所，悉不達，蓋隱有阻之者也，天南地北，雁杳魚沈。時有武弁某者，聲勢赫，方謀妾媵，藉以自娛，問柳尋花，殆無虛日。有繩女之美者，覘之果信，曰：「此殆神仙中人也，雖非完璧，然一段丰姿，尚足為個中領袖。」即以五百金畀沈媼，已有成說。姬偵得之，知事不可挽，哭泣竟夕，目盡腫，枕函咸濕。發篋中書焚之，賦「歎」詞，共絕句二首，歎曰：「今而知女子能詩為非福也！」遂飲阿芙蓉膏而死，年二十有五，時同治五年二月也。嗚呼！姬亦烈矣哉！

越有四載，今長洲潘麟生博士訪悉其事，致書閩中，俾得歸櫬焉。求其絕命時所作詩，其家諱雲未見，蓋早毀棄之矣。姬之節烈幾湮沒而不彰，而姬之詩詞曾無一字得傳於世，殆命也夫！西齋山人秦君庸雨為作《甘姬曲》，今錄於左。詩云：

碧梧枝上雌鳳泣，破巢風雨鷓鴣入。  
獨宿難教守故雄，恨他鳩鳥為媒急。  
沈家養女住蘇台，綽約吳娃豔質推，  
對鏡自憐釵鳳口，簪花人愛鬢鴉堆。  
凋零偏痛椿萱早，謂他人母悲生小。  
絕色誰憐解語花，托根原是寄生草。  
宛比青溪蔣氏姑，玉為肌骨雪為膚，  
姿容生就千嬌態，聲價須量一斛珠。  
甘君標格原風雅，牽絲作宰來吳下。  
久思當夕置旁妻，耳得豔名爭肯捨。  
香囊繫掾定情宵，花月橋品玉簫。  
畫船打槳迎桃葉，金屋催妝貯阿嬌。  
承恩羨說專房久，妾自多情郎意厚。  
綢繆夜夜抱衾裘，侍奉朝朝執箕帚。  
小蠻腰細最輕盈，嫁得香山願已成。  
天上每愁圓月缺，人間偏讓小星明。  
郎負壯懷才欲試，請纓久切終軍志。  
談兵虎帳去從戎，移節之江隨大吏。  
自拚性命寄戈，避寇先將眷屬遷。  
西子湖頭擊鼓動，危城四面已烽煙。  
泣別石壕同運蹇，孤帆煙水扁舟返。  
浴鵠灣邊骨肉分，釣龍台畔鄉關遠。  
山送篷窗慘不青，二千里路急登程，  
艱難出險來閩嶠，旋里還隨大婦行。  
雞犬桃源安故土，與嫡相依守門戶。  
返旆空勞賤妾期，枕戈常念征人苦。  
忽地傳來惡耗驚，寇狂已陷武林城，  
橫刀躍馬猶酣戰，夫婿沙場碧血腥。  
從此長離隔郎面，此生何得重相見！  
憑將翦紙賦招魂，哭望天涯遙祭奠。  
守節還如關盼愁，麻衣如雪淚雙流。  
春風已冷鴛鴦褥，夜雨孤眠燕子樓。  
假母聞之心久豔，重鸞還思將利占，  
懷險原存梟唳心，肆凶欲遂狼貪念。

逼使分飛返故林，此來早已蓄謀深。  
欲施嫁杏千般計，不識貞松一片心。  
無端變起添離緒，膝下忍教拋鳳女，  
重向吳門兩載居，含情脈脈愁無語。  
鬢臂盟寒舊日無，毀妝不畫□眉圖，  
甘含茶蘼為貞婦，豈彩靡蕪忘故夫！  
羅衣已卸鉛華屏，枉勸爭妍鬥妝靚。  
誰道方深別鵲愁，誤疑肯應求鳳請。  
陷阱難離暗恨牽，妾身安得冀生旋。  
相思嶺杳家山隔，盼斷閩南一角天！  
有客傾囊買歌舞，彼利多金早相許。  
恨海休還認絳河，星期已訂何能拒？  
詠絮雖無才出群，已遭天忌悔能文。  
半生蕙怨填胸積，一炬芸編付火焚。  
□歎吟成還□訣，廿首新詩調淒絕，  
一回吟罷一心傷，字字行行盡成血！  
郎恩豈忍一朝孤，仰藥終全白璧軀。  
那有綠珠肯重嫁，墜樓甘為石齊奴。  
負土一□當埋玉，月黑荒村寒翠燭，  
精靈不散現芳魂，往往天陰聞鬼哭。  
一樹野棠紅可憐，誰將麥飯薦荒阡？  
亢君今始為佳傳，此事沈埋□四年。  
發潛幸有潘□老，致書報與甘家曉：  
桐棺一具婿鄉歸，妾死泉台妾心表。  
慈烏錯認悔因依，不解風孀鵲寡悲。  
豈有林間同命鳥，離群再肯作雙飛。  
聞亢君鐵卿曾為作傳，余未之見。